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##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

話說雯青正與畢葉在客廳上講論中俄交界圖的價值，彩雲就掀簾進來，身上還穿著一身觀見的盛服。雯青就吃了一驚，正要開口，畢葉早搶上前來與彩雲相見，恭恭敬敬地道：「密細斯觀見回來了。今天見著皇后陛下，自然益發要好了；賞賜了什麼東西，可以叫我們廣闊眼界嗎？」彩雲略彎了彎腰，招呼畢葉坐下，自己也坐在桌旁道：「妾正要請教先生一件事哪！昨天妾在維亞太太家裡拍照的時候，彷彿看見那寫真師的面貌和先生一樣，匆匆忙忙，不敢認真，到底是先生不是？」畢葉怔了怔道：「什麼維亞太太？小可卻不認得，小可一到這裡，就蒙維多利亞皇后賞識了小可的油畫。昨天專誠宣召進宮，就為替密細斯拍照。皇后命小可把昨天的照片放大，照樣油畫。聽宮人們說，皇后和密細斯非常的親密，所以要常留這個小影在日耳曼帝國哩！怎麼密細斯倒說在維亞太太家碰見小可呢？」彩雲笑道：「原來先生也不知底細，妾與維多利亞皇后雖然交好了一個多月，一向只知道她叫維亞太太，是公爵夫人罷咧，直到今天觀見了，纔知道她就是皇后陛下哩！真算一樁奇聞！」且說雯青見彩雲突然進來，心中已是詫異；如今聽兩人你言我語，一句也不懂，就忍不住問彩雲：「怎麼你會認識這裡的皇后呢？」彩雲就把如何在郝亨夫人家認得維亞太太，如何常常往來，如何昨天約去遊園，如何拍照，直到現在觀見德皇，賜了錦匣，自己到車子裡開看，方知維亞就是維多利亞皇后的托名，前前後後、得意揚揚地細述了一遍，就把那照片遞給雯青。雯青看了，自然歡喜，就向著畢葉道：「別盡講這個了。畢葉先生，我們講正事吧！那圖價到底還請減些。」畢葉還未回答，彩雲就搶說道：「不差。我正要問老爺，這幾張破爛紙，畫得糊糊塗塗的，有什麼好看，值得化多少銀子去買它！老爺你別上了當！」雯青笑道：「彩雲，你盡管聰明，這事你可不懂了。我好不容易托了這位先生，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。我得了這圖，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，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；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《元史補證》，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，成了千秋不刊之業，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，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。這圖的好處正多著哩！不過這先生定要一千鎊，那不免太貴了！」彩雲道：「老爺別吹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，嘴裡咕咕咕，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，又是對音哩、三合音哩、四合音哩，鬧得煙霧騰騰，叫人頭疼，倒把正經公事擱著，三天不管，四天不理，不要說國裡的寸土尺地，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擡了去，你還摸不著頭腦哩！我不懂，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，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？依我說，還是省幾個錢，落得自己享用。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，惹我性起一撕兩半，什麼一千鎊、二千鎊呀！」雯青聽了彩雲的話倒著急起來，怕她真做出來，連忙攔道：「你休要胡鬧，你快進去換衣服吧！」彩雲見雯青執意要買那地圖，倒趕她動身，就骨都著嘴，賭氣扶著丫鬟走了。這裡畢葉笑道：「大人這一來不情極了！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笑，大人何妨千鎊買笑呢！」雯青笑了一笑。畢葉又接著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看大人分上，在下替敝友減了二百鎊，就是八百鎊吧！」雯青道：「現在這裡諸事已畢，明後天我們就要動身赴貴國了。這價銀，你今天就領下去，省得周折，不過要煩你到戴隨員那裡走一遭。」說著，就到書桌上寫了一紙取銀憑證，交給畢葉。畢葉就別了雯青，來找戴隨員把憑證交了，戴隨員自然按數照付。正要付給時候，忽見阿福急急忙忙從樓上走來，見了戴隨員，低低地附耳說了幾句。戴隨員點頭，便即拉畢葉到沒人處，也附耳說了幾句。畢葉笑道：「貴國採辦委員，這九五扣的規矩是逃不了的，何況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頓住了，又道：「小可早已預備，請照扣便了。」當時戴隨員就照付了一張銀行支票。畢葉收著，就與戴隨員作別，出使館而去。這裡，雯青、彩雲就忙忙碌碌，料理動身的事。

這日正是□一月初五日，雯青就帶了彩雲及參贊翻譯等，登火車赴俄。其時天氣寒冽，風雪載途，在德界內尚常見崇樓傑閣，沃野森林，可以賞眺賞眺；到次日一入俄界，則遍地沙漠，雪厚尺餘，如在凍天雪窖中矣。走了三日夜，始到俄都聖彼得堡，宏敞雄壯，比德京又是一番氣象。雯青到後，就到昔而格斯街中國使館三層洋樓裡，安頓眷屬，於是拜會了首相吉爾斯及諸大臣。接著觀見俄帝，足足亂了半個月。諸事稍有頭緒，那日無事，就寫了一封信，把自己購圖及彩雲拍照的兩件得意事，詳細細細告訴了華如。又把那新購的地圖，就托次芳去找印書局，用五彩印刷。因為地圖自己還要校勘校勘，連印刷，至快要兩三個月，就先把信發了。

這信就是那日華如在潘府回來時候接著的。當時，華如把信看完，連說奇聞！他夫人問他，華如照信念了一遍。正說得高興，只見華如一個著身管家，上來回道：「明天是朝廷放會試總裁房官的日子，老爺派誰去聽宣？」華如想一想道：「就派你去吧，比他們總要緊些！」那管家諾諾退出。當時無話。次日天還沒亮，那管家就回來了。華如急忙起來，管家老遠就喊道：「米市胡同潘大人放了。」華如接過單子，見正總裁是大學士高揚藻號理惺，副總裁就是潘尚書和工部右侍郎繆仲恩號綬山的，也是江蘇人，還有個旗人。華如不甚在意。其餘房官，袁尚秋、黃仲濤、荀子珮那班名士，都在裡頭。同鄉熟人，卻有個姓尹，名宗湯，號震生，也派在內。只有華如向隅。不免沒神打彩的丟下單子，仍自回房高臥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潘尚書本是名流宗匠，文學斗山，這日得了總裁之命，夾袋中許多人物，可們脫穎而出，歡喜自不待言。尚書暗付：「這回伙伴中，餘人都不怕他們，就是高中堂和平謹慎，過主故常，不能容奇偉之士，總要用心對付他，叫他為我使、不為我敵纔好。」當下匆忙料理，不到未刻，直徑進闈。三位大總裁都已到齊，大家在聚奎堂挨次坐了。潘尚書先說口道：「這回應舉的很多知名之士，大家閱卷倒要格外用心點兒，一來不負朝廷委托；二來休讓石農獨霸，誇張他的江南名榜。」高中堂道：「老夫荒疏已久，老眼昏花，恐屈真才，全仗諸位相助。但依愚見看來，暗中摸索，只能憑文去取，哪裡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！況且名士虛聲，有名無實的多哩！」繆侍郎道：「現在文章巨眼，天下都推龔、潘。然兄弟常見和甫先生每閱一文，翻來覆去，至少看□來遍，還要請人復看；瀛翁卻只要隨手亂翻，從沒有首尾看完過，怎麼就知好歹呢？」潘尚書笑道：「文章望氣而知，何必尋行數墨呢！」家議論一會，各自散歸房內。

過了數日，頭場已過，礫卷快要進來，各房官正在預備閱卷，忽然潘尚書來請袁尚秋，大家不知何事。尚秋進去一句鐘工夫始出來，大家都問什麼事。尚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，遞給子珮，仲濤、震生都來看。子珮打開第一頁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章騫，號直蜚，南通州； 聞鼎儒，號韻高，江西；  
姜表，號劍雲，江蘇； 米繼曾，號筱亭，江蘇；  
蘇胥，號鄭龕，福建； 呂成澤，號沐庵，江西；  
楊遂，號淑喬，四川； 易鞠，號緣常，江蘇；  
莊可權，號立人，直隸； 繆平，號奇坪，四川。

子珮看完這一頁，就把冊子合上，笑道：「原來是花名冊，八瀛先生怎麼吩咐的呢？」尚秋道：「這冊子上攏共六□二人，都是當世名人，要請各位按著省分去搜羅的。章、聞兩位尤須留心。」子珮道：「那位直蜚先生，但聞其名，卻大不認得。韻高原是熟人，真算得奇材異能了，兄弟告訴你們一件事：還是在他未中以前，有一回在國子監錄科，我們有個同鄉給他聯號，也不知道他是誰，只見他進來手裡就拿著三四本卷子，已經覺得詫異。一坐下來，提起筆如飛的只是寫，好象抄舊作似的。那同鄉只完得一篇四書文，他拿來一迭卷子都寫好了。忽然停筆，想了想道：『啊呀，三代叫什麼名字呢？』我們那同鄉本是講程、朱學的，就勃然起來，高聲道：『先生既是名教中人，怎麼連三代都忘了？』他笑著低聲道：『這原是替朋友做的。』那同鄉見他如此敏捷，忍不住要請教他的大作了。拜讀一遍，真大大吃驚，原來四篇很發皇的時文、四道極翔實的策問，於是就拍案叫絕起來。誰知韻高卻從從容容笑道：『先生謬贊不敢當，哪裡及先生的大著朴實說理呢！』那同鄉道：『先生並未見過拙作，怎麼知道好呢？這纔是謬贊！』他道：『先生大著，早已熟讀。如不信，請念給先生聽，看差不差！』說罷，就把那同鄉的一篇考作，從頭至尾滔滔滾滾念

了一遍，不少一字。你們想這種記性，就是張松復生，也不過如此吧！」震生道：「你們說的不是聞韻高嗎？我倒還曉得他一件故事哩！他有個閩中談禪的密友，卻是個刎頸至交的嬌妻。那位至交，也是當今赫赫有名的直臣，就為妄劾大臣，丟了官兒，自己一氣，削髮為僧，浪跡四海，把夫人托給韻高照管。不料一年之後，那夫人倒寫了一封六朝文體的絕交書，寄與所夫，也遁跡空門去了。這可見韻高的辭才無礙，說得頑石點頭了。」大家聽了這話，都面面相覷。尚秋道：「這是傳聞的話，恐未必確吧！」仲濤道：「那章直蜚是在高麗辦事大臣吳長卿那裡當幕友的。後來長卿死了，不但身後蕭條，還有一筆大虧空，這報銷就是直蜚替他辦的。還有人議論辦這報銷，直蜚很對不起長卿呢。」震生說：「我聽說直蜚還坐過監呢！這做監的原因，就為直蜚進學時冒了如皋籍，認了一個如皋人同姓的做父親，屢次向直蜚敲竹杠，直蜚不理會。誰知他竟硬認做真子，勾通知縣辦了忤逆，革去秀才，關在監裡。幸虧通州孫知州訪明實情，那時令尊叔蘭先生督學江蘇，纔替他昭雪開復的哩！仲濤回去一問令尊，就知道了。」原來尹震生是江蘇常州府人，現官翰林院編修，記名御史，為人黷直敢任事，最恨名士。且喜修儀容，車馬服御，華貴整肅，遠遠望去，儼然是個旗下貴族。當下說了這套話，就暗想道：「這班有文無行的名士，要到我手中，休想輕輕放過。」大家正談得沒有收場，恰好內監試送進珠卷來，於是各官分頭閱卷去了。

且說有一天，子珮忽然看著一本卷子，是江蘇籍貫的，三篇制義高華典實，饒有國初劉熊風味；經義亦原原本本，家法井然；策問事對九，詳博異常，就大喜道：「這本卷子，一定是章直蜚的了。」連忙邀了尚秋、仲濤來看。大家都道無疑的，快些加上極華的薦批，送到潘尚書那裡，大有奪元之望。子珮自然歡喜，就親自袖了卷子，來到潘尚書處。剛走到尚書臥室廊下，管家進去通報，子珮在簾縫裡一張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只見靠窗朝南一張方桌上，點著一對斤通的大紅蠟，火光照得滿室通明，當中一個香爐，尚書衣冠肅肅，兩手捧著一炷清香，對著桌上一大堆卷子，嘴裡嚙嚙不知禱告些什麼。禱告完了，好象眼睛邊有些淚痕，把手揩了一揩，卻志志誠誠地磕了三個大頭，然後起來。那管家方敢上前通報。尚書連忙叫請子珮進去。尚書就道：「這會你們把好卷子都送到我這裡來，實在擁擠得不得了，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！老夫弄得沒有法兒，只好賠著一付老淚，磕著幾個響頭，就算盡了一點愛士心了。」說罷，指著桌上的卷子笑道：「這一堆都是可憐蟲！」子珮道：「章直蜚的卷子，門生今天倒找著了。」尚書很驚喜道：「在哪兒呢？」子珮連忙在袖中取出。尚書一手搶去，大略翻了一翻，拍手道：「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』可惜會元已經被高中堂定去，只索給他爭一爭了！」說畢，就叫管家伺候，帶了卷子去見高中堂，叫子珮就在這裡等等兒。去了沒多大的工夫，尚書手舞足蹈地回來道：「好了，定了。」子珮道：「怎麼定的？」尚書道：「高中堂先不肯換，給我說急了，他倒發怒，竟把先定元的那一本撤了，說讓他下科再中元吧！這人真晦氣，我也管不得了！」子珮就很歡喜地出來，告訴大家，都給他道賀。只有震生暗笑他們呆氣，自己想江西聞韻高的卷子，光罷給我打掉了。

光陰容易，轉瞬就是填榜的日子。各位總裁、房考衣冠齊楚，會集至公堂，一面拆封唱名，一面填榜，從第六名起，直填到榜尾。其中知名之士，如姜表、米繼曾、呂成澤、葉鞠、楊遂諸人，倒也中了不少。只有章直蜚、聞韻高兩人，毫無影蹤。潘尚書心裡還不十分著急，認定會元定是直蜚、韻高，或也在魁卷中。直到上燈時候，至公堂上，點了萬支紅蠟，千盞紗燈，火光燭天，明如白晝，大家高高興興，鬧起五魁來。潘尚書拉長耳朵，只等第一名唱出來，必定是江蘇章騫。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，朗朗地喊了姓劉名毅起來。尚書氣得鬚都豎了。子珮卻去揀了那本撤掉的元卷，拆開彌封一看，可不是呢！倒明明寫著章騫的大名。這一來真叫尚書公好似啞子吃黃連了。填完了榜大家各散，尚書也垂頭喪氣的，自歸府第去了。接著朝考殿試之後，諸新貴都來謁見，幾乎把潘府的門限都踏破了。尚書禮賢下士，個個接見，只有會元公來了多次，總以閉門羹相待。會元公益發疑懼，倒來得更勤了。

此時已在六月初旬天氣，這日尚書南齋人值回來，門上稟報：「錢端敏大人從湖北任滿回京，在外求見。」尚書聽了大喜，連聲叫「請」。門上又回道：「還有新科會元劉。」尚書就瞪著眼道：「什麼留不留？我偏不留他，該怎麼樣呢！」那門上不敢再說，就退下去了。原來唐卿督學湖北，三年任滿，告假回籍，在蘇州耽擱了數月，新近到京。潘公原是師門，所以先來謁見。當時和會元公劉毅同在客廳等候。劉公把尚書不見的話告訴唐卿，請其緩頰。唐卿點頭。恰好門上來請，唐卿就跟著進來了，一進書室，就向尚書行禮。尚書連忙扶住，笑道：「賢弟三載賢勞，尊容真清減了好些了。漢上友人都道，賢弟提倡古學，掃除積弊，今之紀阮也！」唐卿道：「門生不過遵師訓，不敢隕越耳！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細材，不足稱道，哪裡及老師這回東南竹箭、西北琨瑤，一網打盡呢！」尚書搖首道：「賢弟別挖苦了。這回章直蜚、聞韻高都沒有中，驪珠已失，所得都是鱗爪罷了！最可恨的，老夫衡文多次，不想倒上了毗陵僮夫的當。」唐卿道：「老師倒別這麼說，門生從南邊來，聽說這位劉君也很有文名的。況且這回原作，外間人人說好，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！門生想朝廷快要考中書了，章、聞二公既有異才，終究是老師籠中物，何必介介呢？倒是這位會元公屢次登門，老師總要見他纔好。」尚書笑道：「賢弟原來替會元做說客的。看你分上，我到客廳上去見一見就是了。你可別走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且說那會元公正在老等，忽見潘公出來，面容很是嚴厲，只得戰戰兢兢鋪上紅氈，著實實磕了三個頭起來。尚書略招一招手，那會元公斜簽著身體，眼對鼻子，半屁股搭在炕上。尚書開口道：「你的文章做得很好，是自己做的嗎？」會元公漲紅了臉，答應個「是」。尚書笑道：「好個揣摩家，我很佩服你！」說著，就端茶碗。那會元只得站起來，退縮著走，冷不防走到臺級兒上，一滑腳，恰正好四腳朝天，做了個狀元及第。尚書看著，就哈哈笑了兩聲，灑著手，不管他，進去了。不說這裡會元公爬起，匆匆上車，再說唐卿在書室門口張見這個情形，不免好笑。接著尚書進來，嘴不便提及。尚書又問了些湖北情形，及莊壽香的政策。唐卿也談了些朝政，也就告辭出來，再到龔和甫及華如等熟人那裡去了。

話說華如自從唐卿來京，添了熟人，夾著那班同鄉新貴姜劍雲、米筱亭、葉緣常等輪流宴會，忙忙碌碌，看看已到初秋。那一天，忽然來了一位姓黃的遠客，華如請了進來，原來就是黃翻譯，因為母病，從俄國回來的。雲托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圖帶來。華如當下打開一看，是幅二幅五彩的地圖，當中一條界線，卻是大紅色畫的，極為清楚。華如想現在總理衙門，自己卻無熟人，常聽說莊小燕侍郎和唐卿極為要好，此事不如托了唐卿吧，就寫了一封信，打發人送到內城去。不一會，那人回來說：「錢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、龔平龔大人派了考中書的閱卷大臣，已經入闈去了。信卻留在那裡。」華如只得罷了。過了三四日，這一天，華如正要出門，家人送上一封信。華如見是唐卿的，拆開一看，只見寫道：

前日辱教，適有校文之役，闕然久不報，歉甚！頃小燕、扈橋、韻高諸君，在荒齋小酌，祈紆駕過我，且商界圖事也！

末寫「知名不具」四字。

華如閱畢，就叫套車，一徑進城，到錢府而來。到了錢府，門公就領到花廳，看見廳上早有三位貴客：一個虎頰燕頤，粗腰長幹，氣概昂藏的是莊小燕；一個短胖身材，紫圓臉盤，舉動脫略的是段扈橋，都是華如認得的；還有個胖白臉兒，魁梧奇偉的，華如不識得，唐卿正在這裡給他說話。只聽唐卿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余中堂在賢弟面前，倒很居功哩！」說到這裡，卻見華如走來，連忙起來招呼送茶。華如也與大家相見了。正要請教那位姓名，唐卿就引見道：「這位就是這回考中書第一的聞韻高兄。」華如不免道了久仰。大家坐下，扈橋就向韻高道：「我倒要請教余中堂怎麼居功呢！」韻高道：「他說兄弟的卷子，龔老夫子和錢老夫子都很不願意，全是他力爭來的。」唐卿哈哈笑道：「賢弟的卷子，原在余中堂手裡。他因為你頭篇裡用了句《史記·股本紀》素王九主之事，他不懂來問我，我纔得見這本卷子。我一見就決定是賢弟的手筆，就去告訴龔老夫子，於是約著到他那裡去公保，要取作壓卷。誰知他嫌你文體不正，不肯答應。龔老夫子給他力爭，幾乎吵翻了，還是我再四勸和，又偷偷兒告訴他，決定是賢弟。自己門生，何苦一定給他辭掉這個第一呢！他纔活動了。直到拆出彌封，見了名字，倒又歡喜起來，連忙架起老花眼鏡，仔細看了又看，眯花著眼道：『果然是聞鼎儒！果然是聞鼎儒！』這回兒倒要居功，你說好笑不好笑呢？」小燕道：「你們別笑他，近來余中堂很肯拉攏名士哩！前日山東大名士汪蓮孫，上了個請重修《四庫全書》的折子，他也答應代遞了，不是奇事嗎？」大家正說得熱鬧，忽然外邊如飛地走進個美少年來，嘴裡嚷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」唐卿倒吃了一驚，大家連忙立起來。正是：

相公爭欲探驪頤，名士居然佔鳳頭。  
不知來者何人，囑的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